

武林遺士楊芳學

列御寇第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親愿而益有長若不肯有順懷而違有堅而緩有緩而針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微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但難知耳未為無迹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觀所由察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呂註愿者少立故與益反長與不肖反順懷與違反違者質直而好義則非順懷也堅與緩緩與針皆相反者故察之不可以一塗也

疑獨註山川之險有形人心之險無形天之運行有期人心變動無期考之山川之險與天之變化難明未若人心之為甚也厚貌深情言其難測自親愿而益至有緩而針言人之情貌相反如此亦不能無迹但為難知耳莊子之九微以述觀心而知君子小人之所存也  
碧虛註此言山川之險可觀人心之險難測有貌謹嚴而情益傲者有貌長厚而情不肖者有貌順急而情疎速者有貌堅確而情散慢者有貌徐緩而情急悍者其內外相反若此不可以一塗觀故君子用九微之法忠者託遠而不變敬者密邇而不慢能者任繁而不敗知者應變而不窮信者守約而不偷仁者臨財而不欺節者固危而不易則者耐飲而不亂清者濁處而不行若不質之行事而以風鑑取人未足以盡君子小人之情實也  
虞翻云有貌雖厚而實求益利者有內抱所長而外若不肖者有柔順懷急而反

達理者有似堅剛而實綏弱者有若寬緩而實偏急者此言人之不可知若渴言其銳進若熱言其速退以九微驗人賢不肖見矣此段議論甚正借為孔子之言則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天有寒暑晴雨之變可以度數測也地有山川欄谷之險可以梯航濟也人心方寸其變其險有不可測不可濟者何耶人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是為難知難見者然有所麗而形見焉鑑貌察辭亦可得其六七但彼文之以深厚則此不免乎微試其心正者形於動作無非正其心邪者形於動作無非邪雖巧為矯飾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其要在上之人欲不逾矩平易近民則天下之心猶一心也天下之俗猶一家也何慮其難知何憂其難化哉自親愿至若熱言其內外相反自遠使之至雜之處試其所守之堅以九微而得賢不肖之情固善矣然而已亦勞

只不若當事物之來示之以法而徐觀其眼目定動如見肺腑况又言而信之安可逃於術鑑耶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而叱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伏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僂達於知者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遺

郭註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有心為德非真德也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率心為德猶之可也役心於眉睫之間偽已甚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若中

無自好之情恣為物之所是所是各不失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嘗窮於所短而常以所長自困緣循仗物而行僂快不能俯執困畏怯弱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內怯而靜乃厚其身耳仁義者天下皆望其愛愛有不周故多責僂然大恬解宵釋散也隨者泯然與化俱達者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呂註正考父至孰協唐許言器度大小有如此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為賊矣德有心而心有眼知識具而敗其則賊莫大於是內視則所謂賊也五官之動達而不及莫非凶也中德為首謂德有心有心則有我自是而非彼故有以自好而叱其所不為也八者俱過人則自裕故以是窮三者不若人則自強故通達孟子論孤臣孽子操心慮義同知慧外通則物至勇動多怨仁義多責此明世俗之所美者非美所惡者非惡要在強行者有志以遺其

形而已人能於生而達之則所謂天而生者無以知為也僂然而已於知而達之者知吾之所知出於無知而未能無知肖之而已命者造物所為吾與造物為人故達大命者隨之而不去知窮達在天而不在我故達小命者遺之而不辭也

疑獨註一命士二命大夫三命卿也僂僂至循牆皆言退讓之威儀命愈增而讓愈加也不軌謂侮之呂距直腰貌車上舞輕浮之甚呼諸父以名傲慢之極堯許以天下讓而彼不能故曰孰協唐許此言君子受命而愈恭小人受命愈不進德有心下德也上德則無心心有眼動心也靜心則無眼德有心則賊道心有眼則賊德道德喪則人偽生偽生則內視思慮營營敗其真性矣凶德謂眼耳鼻舌心為中德動則四者從之中有以自好人不為己之所好則營營之此心之賊也八者俱過人不免為人役所以窮三者不若人然得保其身所以達人有八極三必如形有六府自

然之理也知慧外通則傷其內勇動多忤  
則人怨之仁義則人望其愛而多責達生  
之情者傀儡者人之不能同於神也達命  
之情則同於神矣達於知者宵宵者其小  
道大故似不肖達大命者忘死生而無累  
樂天者也達小命者貧富壽夭遭則受之  
安之者也

碧虛註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  
心有眼則眩有心謂增愛是非有眼謂馳  
逐景物內視謂明察分別去取也凶德謂  
眼耳鼻舌心主於中自好自是而皆其  
不同己者是謂內視內視而敗矣凡勝物  
之極者久必窮困畏不若人久必達此乘  
除之理知慧而務外勇動以招怨仁義而  
不周皆用失其宜非所以全身也故達生  
之情者大悟無係達於知者宵似愚拙達  
大命者隨順生死達小命者遇則安之何  
窮通之能累哉  
薦齋云德有心數句於學人分上最為親  
切禪家謂之添漏心又曰第二念為德而

知其為德則是有心於有心中又有思前  
算後之意是又開一眼以此有眼之心而  
內視則千差萬別不復知有渾然者矣凶  
德指心耳眼鼻口有以自好言已有能而  
皆人所不能此心不可以學道圓覺云不  
重久習不輕初學亦此意八極言有所恃  
者必至於窮三必言慊然不足有時而達  
緣循柔順偃伏隨起倒貌形有六府言人  
身中有此六箇蘊畜之地知慧勇敢仁義  
達生達知達命是也遭者猶有得失委命  
之心隨則聽之而無容心矣所言六府後  
以命字紬繹為兩句結之此文法也  
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此段猶  
是哀公與顏閔問答受術餘意蓋謂聖  
賢處世不以窮達累其心三命而循牆  
以達為懼也三命而名諸父以達而驕  
也皆不免寵辱驚心安足以協唐堯許  
由之高致哉堯之黃屋非心由之不肯  
越俎出處雖殊其心一也故用以結前  
章之義後又論世俗自好之弊而不知

窮達之由命也為德而有心則分別生  
而患不廣矣又役心而有見則知慮煩  
而內不靜矣患不廣則害德內不靜則  
害心故為賊之大內視謂忖度其所欲  
為經營布置知在目前規擬其必成而  
敗亡繼之矣釋氏說五種眼唯天眼內  
眼在而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顯成  
德之效此心眼戒敗德之原不戒乎敗  
為臻乎成二家之論相為表裏凶德有  
五視聽言貌思之不由乎正者心中  
而為首因有以自好謂人莫我及而嘗  
毀之此敗德之始加以凶從之何惡  
弗為哉人能自中德而反之復猶未遠  
轉凶為吉在人力行耳八極三必亦奇  
正相生循環之理猶人身府藏應陰陽  
之盈虛消長而不自知也知慧所以養  
德而用於外過於事則勇動而多怨仁  
義所以廣惠而博濟為難故不周而招  
責達生者偶然恬解達知者消然忘知  
大命隨而任之小命安於所遇賢人君

子所以窮通皆樂而世患莫及者以此  
○子順與子字難釋疑當是汝育音消  
義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二

武林道士林伯秀學

列御寇第四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  
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待糶蕭而食者其子  
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子曰取石來鍛  
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子  
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  
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  
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  
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釜粉夫或聘於莊子莊  
子應其使曰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  
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  
可得乎

郭註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若挾奇說乘  
天衢以擯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  
故知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  
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  
而行也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鬻體聞生而  
曠感死生情異各自當也

呂註世之冒險探嘗以徽寵名幸而不寤  
者皆探珠之類也此乃至人之所危而哀  
之彼用以驕釋人不亦謬乎莊子入於不  
死不生嘗以死為南面王樂則太廟犧牲  
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傷生以蹈利故其  
制行如此

疑獨註糶蕭易食業之至賤一旦子沒淵  
得千金之珠必遭驪龍之睡也使驪龍而  
寤子之身安有哉今子得宋王之車何以  
異此又引太廟犧牲答聘使不以利累  
其生也

碧虛註業糶蕭而獲珠何異不田而鵠生  
幸遭其睡亦險矣夫誇十乘而忘釜粉之  
禍却聘使而慕孤犢之生其賢愚之操可  
見矣

虞齋云驕釋者驕於而孩視人緯蕭織盧  
為箔得珠遇龍睡喻人之取富貴皆危道  
也使其君覺悟禍必不輕奚微之有殘食  
無餘也太廟犧牲一段與處變尾於塗中  
意同